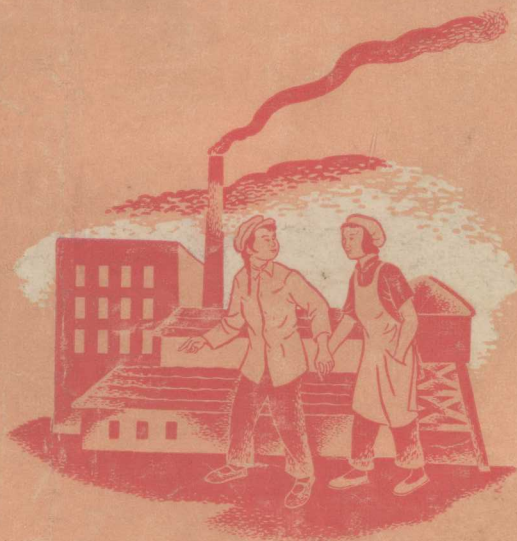


E 11622

B37

友誼

田 濤 著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描寫的是某紡織工厂建厂过程中的一些斗争。这个厂建立之初，成分复雜，劳动紀律松弛，生产秩序混乱，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其他一些措施，才逐步使生产納入正軌；这个厂的主要工程人員輕視工人的合理化建議，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义作風，经过工人的揭發批判和党委的帮助，才逐渐扭轉过来；在整頓劳动紀律、反对官僚主义的基礎上，充分地發揮了工人劳动的積極性，最后在生產上超額完成了計劃，并在競賽中涌現了大批的先進生產者和劳动模範。

友 誼

田 濤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856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5/8 字數 53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22 元

第一章

一

江面上噴出一股白烟，汽划子“啾”的叫了一声。

代表新建紡織工厂來迎接新工人的工会主席杜子龍，对工人代表黃慧明說：“你看，來啦，汽划子后面挂的拖船上，載的都是我們厂里的女工。”

大太陽下，站在碼頭上來迎接新工人進厂的代表們，都流着汗水。黃慧明用手帕拭了額上的汗，拍着手掌，叫道：

“欢迎，欢迎，……”

一陣暴雨似的热烈的鼓掌声。

汽划子拉着拖船靠攏碼頭了，碼頭上一陣雜乱的声音。新工人們从拖船上下來，在碼頭上听了工会主席杜子龍的欢迎詞，便跟着來欢迎她們的代表們离开了碼頭，穿过一条新修馬路，往一座新工厂的大門走去。

走進工厂大門，厂里还在大兴土木，厂房已經完工了，鋸齒形的厂房屋頂，紅瓦排成波浪狀。到处堆散着磚头、瓦片和木料；运输磚瓦的手推車，从小鉄軌上穿來穿去。工会主席杜子龍和工人代表黃慧明，把工人們引到一个臨時搭起的凉棚里去休息，然后把她們的住宿安排好，便返回工会里來了。工会里正在忙着开会，研究如何提早完成車間里的安裝工作。厂長刘明錦坐在會議桌的正中間，一面抹着額上的汗，一面吸

✂

烟，看見工会主席杜子龍來了，便抬起他那鬍鬚密植植的臉，問道：

“杜主席，接來了么？”

“接來啦，引進宿舍里去了。”

“好，讓她們好好休息休息。黃慧明同志和她們接近接近，看她們有些什麼思想情況，隨時彙報。明天或后天，我們就要分派她們到車間里幫助安裝，措機件。我們要爭取提前完成安裝，提前投入生產。”

“那麼，廠長，我去了。”黃慧明說着，走出了工會辦公室。

杜子龍坐在一條長凳上，參加開會。下面是总工程师左惠文的發言，他那油亮的臉和禿頂的頭，被汗液濕得閃着亮光。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夾着香烟，指甲都被烟熏得發黃了。他說一句話，便吸一口烟，使吸進口里的烟在說話中間徐徐從他口里和鼻孔里出來。他說：

“安裝是一種技術工作，根據你們剛才的意見，依靠群眾積極性來提早完成安裝任務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們這個新建廠，從新到任的技術員工來看，為數確實不少，可是有多少是技術熟練、工作有經驗的呢？那就很少了。”談到這裡，他又吸一口烟，把汗濕的衣衫拉了拉，又說：“根據我的經驗，安裝能不能提早完成任務，關鍵在於技術人員，這一部分人若是水平不高，就不能使安裝工作順利進行。我的意見，要依靠技術人員，依靠技術工人。……”

廠長劉明錦聽了总工程师的話，心裡有些動搖，對於提早完成安裝任務信心不強了。他用手掌抹了抹嘴上的鬍鬚，然後低著頭思考着：“工程師是專家，有經驗，他在紡織廠干了幾

十年了，待过的紡織廠也有好幾個，大紡織廠，小紡織廠，而且也干過經理，他的意見不會錯。”劉明錦在深山峻嶺里干過游擊隊，現在來當紡織廠的廠長，是個外行，一聽專家左惠文的話，產生了自卑心情。他相信左惠文的意見是對的，他要虛心向總工程師學習。這一次，從各地調來的技術人員雖然很不少，可是根據左惠文的意見，這些技術人員，有一半以上是技術不熟練的，缺乏經驗的，依靠剩下的一小部分技術人員，要提前完成這個繁重的安裝任務，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人少，任務重，能如期完成，已經是很吃力的了。

“事實雖然如此，我們還得想想辦法呀！”廠長劉明錦說：“黨交給我們的任務，不僅是安裝工作，還要在工作中培養技術幹部。”

一提到培養幹部問題，左惠文就沉默了，這是他沒有興趣的工作。他自己是正正規規地從學校畢業出來的，在大學里學過專門技術課程，才到工廠里來工作。他認為專門技術人材不進學校學習，在工廠里培養，是培養不出來的。

會場上沉默下來。

黨委書記李文軻，坐在會議桌角旁，她冷靜的听着，很久沒發言。現在她才把托着下頰的一只左手放下來，說：

“我們的黨，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的。目前我們的國家要建設，需要大批建設人材。我們的幹部不會建設，就要學會建設；不懂技術，就要學會技術。工廠建築和安裝工作一定要提前完成任務，就在這個建築安裝的過程中，要培養出建設人材來。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，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。”

總工程師左惠文坐在旁邊，一面聽李文軻的講話，一面不

停的吸着烟，等党委書記講完話，他低下头，一言不發。厂長刘明錦知道左惠文是不相信依靠積極分子，依靠群众，就可以提早完成安裝，就可以学会技術，培养出建設人材來的。他深深吸一口烟，徐徐向前面噴着。刘明錦的眼睛在盯着他，很顯然，刘明錦希望他說話，希望他發表意見。但是左惠文还是一言不發，仍是一大口一大口的噴着烟。

散了会，党委書記李文軻，到左惠文总工程师的办公室里來談話。总工程师的办公室，是新建的房子，玻璃窗敞开着，玻璃窗外还堆積着木料和磚瓦。这是厂房車間里面的办公室，可以听到車間里安裝机件發出的声音。总工程师的办公室里，放了一張寫字台，一对皮沙法，一張坐椅，还有几張圓凳子，新油漆的地板發出油漆的气息。李文軻坐在沙法上，說：

“左惠文同志，我早就想跟你談一談。”

“是呵，李同志，我也想找你談一談哩。”左惠文吸着烟說：“說來我的思想总是關不通，在安裝工作上，若是不依靠技術人員，怎能提早完成任务？机器这种东西，是科学的呀，平常我們做事情，說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可是机器却差一点都不行，在这上面若是出了問題，我可負不了責任。因此，安裝工作需要科学技術，不能要求太快。……”

“当然需要技術，但是群众的積極性也不能忽視。你不相信群众的積極性么？”

“还没有这种經驗。”

“那么，你應該在工作中吸取这个經驗。”

“不懂技術的人硬要積極的去干，必然的就要發生錯誤。”

“左惠文同志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是个高級知識分子，有

專門技術和經驗，我們應該向你學習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你还缺少群众观点，这應該說是政治的一方面。技術，脫離了政治是不能完成任務的，完成任務還要靠群众的热情，群众的積極力量。我們的黨經常教育我們依靠群众，走群众路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懂技術的人可以在工作中學習呀，只要他們願意學習，專家有責任教育他們，這也就是我們的黨号召我們培养干部的路綫。左同志，我相信你是不会推卸这个重大的責任的。”

左惠文沉默着，只是吸烟，低着头在房里新油漆地板上來回走了兩趟，然后又坐到椅子上。他腦子里在想着如何使用技術干部安裝机件，科学的，沒有絲毫錯誤的，把每一台机器安裝起來，开动起來，不發生一点問題。他不希望有其他問題來擾乱他的思想和注意力，因为那是負擔，会攪得他連安裝都搞不好，又怎会提早完成任务！

“党的革命路綫的勝利，我完全相信。不过在安裝工作中，我还没有見過群众力量和智慧的勝利，我的思想还是鬧不通。”

“那么，今后你会看見的。”

李文軻离开总工程师办公室的时候，左惠文把手里的烟头拋進痰盂里，送李文軻出來，他自己也离开办公室，跑進車間里去，看安裝机器的工作進行情况怎样了。他腦子里还想着李文軻最后一句話，“那么，今后你会看見的。”是呵，新社会里，一切都是难以想像的，过去人所不能做到的事，在新社会里都打破成規做到了。他相信党的偉大力量，可是擺在他面前的这件事，他思想上还鬧不通，但再想想李文軻最后一句話，想到有变成事实的那一天，他就有些不安起來。

二

第二天，工会主席杜子龍，对新進厂的女工們講了一次話，她們便分成小組，進車間去揩机件了。

尚在粉刷牆壁，安裝玻璃的厂房里，經太陽一晒，热得使人呼吸都感到有压力，人在里面，簡直如在蒸籠里。啓封開箱，抬运机件，揩鏽上机油，安裝，……車間里的人，个个都緊張忙碌，个个都汗流浹背，衣服被汗水浸湿得像被水泡过。但看到厂房里的新机器，一台一台架起來了，想到不久，車間里的机器將要旋轉起來，將要發出声音來，大家也就忘記了热，工作得更加起勁了。

女工黃慧明除了帶領新工人們工作以外，还要了解她們的思想情况，經常向工会主席杜子龍彙報，她就比一般的人更忙了。

她的哥哥黃熔鋼，是个保全技術工，他从上海被調到这个新厂來，就是專門來搞安裝工作的。他和妹妹黃慧明，以前在上海外國人办的工厂里，挨过外國人的皮靴，挨过外國人的打罵，受过外國人的污辱。他們的父親，給外國人工厂扫烟囪跌下來，跌死了。她的爹爹在世时，她的哥哥在工厂里腿子被飛輪打伤，穿皮靴的洋人还罵她的哥哥沒長眼睛，罵他不應該站在飛輪跟前。她的爹爹看見黃熔鋼腿上伤口流血不止，就哭起來，想起那时候的日子，真是牛馬不如。現在这个厂里的干部，从厂長到車間管理員，都像自己的親兄親姐一样親切，沒有隔膜。这怎能不使她喜愛这个新建的工厂呢？她和哥哥就这样高兴的在車間里工作着。黃熔鋼高兴的对妹妹黃慧明說：

“我們國家建設得真快，想起了我們的前途远景，真叫人兴奋，我們的工厂一开工，一定要加油干。那时候，我們一定要爭取做模范才行呵。”

“是呵，”黄慧明說：“这安裝工作，也要提前完成呵。昨天工会里开会，討論了一天。”

“討論什么問題呀？”

“討論如何提前完成安裝工作。”

黄熔鋼跳起來，說：“太好了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找竅門，加速提前完成安裝任务，使我們的工厂提前开工生產。”

他們剛剛談到这里，党委書記李文軻走到他們这里來了，听得黄熔鋼的談話，走过來說：

“黄熔鋼同志，我正要找你談話。”

黄熔鋼从机器旁边走过來，望着党委書記，高兴得把手伸出來，緊緊握住党委書記的手，說：“党委書記，是真的么？是真要提前完成安裝么？那太好了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找竅門。党委書記，你找我是不是要談这个问题呀？”

李文軻臉上浮着親切和藹的微笑。黄熔鋼这时候才發覺自己油污的手掌，把党委書記的手弄髒了。他慢慢放开党委書記的手，他听得党委書記用和藹的声調低声說：

“是呀，正是要找你談这个问题，就不得不耽誤你一点時間了。”

“好，沒有关系，我可以少睡一会覺，补上这个損失的。党委書記，我們到什么地方去談話？”

“到厂長室來吧！”

“好。”

黃熔鋼從機器旁邊取了他的衣服，跟着李文軻走出廠房去了。

黃慧明在車間里領導一個小組揩機件，她另外一個任務是和新工人談話，了解新工人的思想情況，并把她的經驗告訴新女工。在她的小組里，有一個叫趙大琳的女工，身體強健，也讀過小學。黃慧明問她道：

“你過去做過工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趙大琳搖著頭說。

“你的父母幹什麼？”

“父親是革命幹部，母親是小學教師。”

“是他們叫你進工廠來，還是你自己來的？”

“我自己來的。”

趙大琳兩眼滾圓，精力充沛，望着黃慧明，怀着無限羨慕，她很希望知道黃慧明過去是怎麼進工廠，是怎麼當工人的。小組里有的人都把黃慧明叫做黃大姐，趙大琳也就叫她黃大姐：

“黃大姐，你進工廠幾年啦？是怎麼進的工廠？”

黃慧明聽了這個天真的小妹妹的問話，不禁嘆出一口氣，說：“我進工廠的時候，可比你們現在進工廠苦得多啦。那時候，我才只十四五歲，進工廠當生手工人，幫車，是沒有工錢的，一天只吃到兩餐飯。學徒三年期滿，才開始拿最低的工資。那時候，一個工資最高的人也養不活兩個人。我從那時候算起，做了六七年的工人啦，解放以後才真是翻了一個身。你們能趕上這個時代進工廠，真是幸福！”

新工人聽得很入神，像聽一個人講她苦難的故事一樣。黃慧明接着又說：

“現在么，当一个工人，多么光荣，走出工厂，人人尊重。生活待遇也提高了，一个人的工資，能养活一家大小，厂里还有房子給你住。你們看我們这个厂，靠山环水，走出厂房，像花園一样美丽，这还是开始哩，今后的日子說不出还有多么幸福呐。我們工人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工呢？——我們这个厂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工厂，完全是國家开办，國家投資，國家經營，今后我們在國营工厂的教育下，進步一定很快，走進社会主义也一定很快。你們想，我們今天在这样一个工厂里做工，够多么光荣呀！”

用破布爛綫团蘸着火油揩机件，在沒有劳动慣的新進厂的女工是困难的工作，火油蘸在手上，感到疼痛，手抓着污穢的爛布团揩机件，時間一久，便手痠背疼了。然而听着黃慧明的談話，她們却不知不覺都忘記了疲乏，工作效率也加快起來。

三

厂長室里，陈設簡單，一套皮沙法，几把椅子，一張寫字台上放着办公玻璃板，玻璃板下面的綠絨垫子，被窗外透進來的陽光晒得退了顏色，变成灰色了。窗子外面，新植的一叢实心竹，被風一吹，發出瑟瑟索索的响声。热，和車間的温度差不多。

党委書記李文軻坐在寫字台前的椅子上，黃熔鋼坐在沙法上。黃熔鋼心里兴奋，他恨不得明天工厂就开工生產，看見他親手安裝的机器在車間里活动起來，唱着歌，他心里的愉快是不能形容的。他不等党委書記問，就說：

“李書記，你說吧，你有什么問題，談吧！”

李文軻掏出手帕，在她鬢角上拭了汗，又把鼻子和臉揩了揩，微笑着說：

“黃熔鋼同志，以你看我們車間的機器能不能在九月底完成安裝任務？這樣我們可以提前三個月正式開工生產，明年便可走上計劃生產了。”

談到安裝的專門技術問題，黃熔鋼冷靜下來了，他知道在這件事上不能信口開河，必須好好的冷靜的想一想。他得想一想他小組里安裝工人們的技術和工作熱情，他還得想一想其他安裝小組里的覺悟高的積極分子，這些人能發揮多少作用。然後他抬起頭來，笑着對黨委書記說：

“全廠安裝工人發動起來，積極分子帶頭，提早三個月完成也許還不止呀。這需要加強組織工作，加強政治工作。”

“你對於提前完成安裝任務有信心么？”

“當然有。我回去要跟我們小組里商議商議，開個會，把勁頭兒提起來。”

黨委書記听了這樣一個純潔的使人喜愛的工人的談話，不禁笑了。黃熔鋼是一個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老安裝工，李文軻考慮，這樣的工人如果全都發動起來，都有信心提前完成安裝任務，在他們的帶動下形成一個群眾高潮，安裝工作一定可以提前完成。

“你準備回去怎樣和小組里的同志們商議？”李文軻又問。

“我們小組里的同志們，早就談到過這個問題，是可以提前完成安裝任務的，他們可以找竅門，……這也需要領導上支持，領導上多給鼓勵。……”

李文軻感到黃熔鋼講得很好。她和黃熔鋼談完話以後，

又跑進車間里去，找了另外几个工人談了話，然后李文軻便找厂長刘明錦去了。

刘明錦在建筑基地上，在大太陽下，穿着一件短汗衫和一条短褲，戴着一頂草帽，和一批工人在一起拔草。这是一片建筑宿舍和飯堂的空地，現在正在做着披荆斬棘的工作。刘明錦在游击战争时期習慣了風吹日晒的环境，虽然太陽把他晒得汗淋淋，他也不以为意，直到听到李文軻喚他，才从草叢里站起來，抹了一下汗，朝李文軻走來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刘明錦問。

“剛才我找了几个工人，談了談提前三个月完成安裝任务的問題，工人群众一致希望能提前完成。他們都有信心，都很兴奋。但总工程师左惠文以为是沒有办法提前完成的。我看是有办法的，我們應該及时發揮群众的積極性。……”

“你說的对，你說的对，我們應該干一干。”刘明錦把草帽摘下來，一面用草帽扇風，一面說：“我自己虽然是个厂長，但是安裝机器一点不懂，左惠文的思想情况我也知道，可是專家的意見，我不能不尊重。”

“刘厂長，”李文軻嚴肅的說：“你虽然不懂得技術，可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了思想領導。現在我們虽然不懂技術，但只要深入下去，學習，沒有学不会的。左惠文这种保守落后思想，是不能滿足我們新建工厂的要求的，我們應該帮助他前進，將來事实会給他很好教育的。”

厂長刘明錦又把草帽戴上，他的汗被小風兒吹干了，他开始考慮他过去迁就左惠文的事情，过去他的自卑心理使他没有及时对左惠文進行思想教育，正如剛才党委書記指出的，这

种思想應該糾正。他和李文軻在太陽下站着，又交換了一会关于提前完成安裝任务，提前正式生產的問題，然后兩個人又一同走進車間里去了。

他們一走進車間，便听得安裝机器發出來的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女工黃慧明帶着一個小組，在車間角落里措机件，新工人趙大琳身体健壯，兩臂粗大有力，她不停的在机件上來回措着。黃慧明一面工作，一面望着她，笑道：

“趙大琳，怎么样？第一次干这个活，膀子痠嗎？”

趙大琳笑着搖頭，不停的繼續她的工作。

“那么，我們給別的小組挑战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趙大琳停下來說。

“別的同志有沒有意見？”

“沒意見！”小組里的人一致同意。

黃慧明忽然跳起來，揚起眉毛，瞪起眼睛，站在一台未安裝完的机床上，向着对面一个措锈小組叫道：

“喂，同志們，我們小組跟你們小組挑战，你們敢不敢应战？”

那面的一个小組的同志們，听了黃慧明的喊叫，嘩然一声叫起來：“应战，应战！”

“我們小組里保證措的快，措的光。……”

黃慧明剛說到这里，对面那个小組早已公推出一位女同志來，也站到高处，指手划脚，絲毫也不示弱，表示对黃慧明小組应战的决心。她代表她們那一个小組說話，她們不僅措的快，措的光，她們还要包措整台車上的机件，保證安裝工人同志們順利安裝。黃慧明沒想到对面那个小組對她們來了一個

反攻，她回头望望自己小組里的人馬，和大家交談了幾句，小組里沒一個示弱，黃慧明胆子更壯了，她又大聲叫着：

“好，我們也包整台機件，保證安裝同志們能順利安裝。我們現在開始戰鬥啦。”

黃慧明興奮的從機床上跳下來，對小組里的人說：

“這一次，我們一定要爭取勝利。”

“當然，一定要爭取勝利！”趙大琳笑着說，還揮了一下拳頭。

工作緊張起來，汗從她們頸項往下流，她們的手都在飛快的跳動。這兩個小組一挑戰，安裝工人們感到了有一股強烈的力量在推動他們，使他們不能不加快速度，開足馬力了。黃熔鋼在他的安裝小組里低聲的談了一會，也跳起來叫道：

“我們小組也應戰，保證加快安裝速度，使我們工廠提早開工生產……”

這時候，工人里傳出了一陣鼓掌。接着其他小組也相繼挑戰應戰起來了。車間現在完全變了樣子，空氣緊張而熱烈。這沸騰的聲音震動了總工程師左惠文，他一只手夾着香煙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把竹葉扇子，走到車間里，一面大口大口吸煙，一面不停的揮着竹葉扇。

“怎么了？挑戰么？”左惠文問黨委書記李文軻。

“是呀，他們在挑戰。”李文軻笑着說：“左總工程師，你看他們的工作熱情多么高！”

左惠文咬着一只象牙煙嘴，把煙翹得高高的，揮竹葉扇的手停住了，他毫無表情的望着，一句話也沒說。過了一會，李文軻對他說道：

“左总工程师，你看工人们的热情这样高，我们的安装工作可以加快速度，提早完工了。”

左惠文把最后一口烟深深吸进去，说：“热情高是很好的，但它代替不了技术。机器安装工作，不能有一点错。……”说着，他拿着象牙烟嘴，挥着竹叶扇，又回他的办公室里去了。

四

党委书记李文軻听了左惠文的话，本来想再多给他谈几句，看他走进他的办公室里去了，她便走到一个安装小组那里去，看他们安装。安装工人黄熔钢笑着对她说：

“李书记，我们小组里听到要提早完成安装任务，都非常高兴，我们都下了保证。在工作里找窍门，还要想法提合理化建议。……”

李文軻笑着点头。

挑战开始了，黄熔钢没有多余时间谈话，赶快低下头去工作，他正在安装一台细纱机上的罗拉，那根罗拉在黄熔钢手里翻来转去，他用手指轻敲着，罗拉发出轻微的震动，使他知道什么地方直什么地方弯。黄熔钢在工作中动作很快，很熟练，他可以不用眼睛看，只用两只手摸着便可以安装。他会装修细纱机，也会装修粗纱机和梳棉机，车间里老工人们都称他“万能筒”。一挑起战来，他紧张得周身的肌肉都跳动着，然而两只手却稳重而熟练。

李文軻和刘明锦在车间里看了一会工人的挑战，便走出车间，往厂长室里去研究问题去了。

总工程师左惠文又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，他站在安装机